

五 印度洋情勢的展望

印尼外長馬立克在一九六九年即主張，以印度洋為界的國家，應該團結起來，共同謀求該地區的安全，這項創議提出後，首先獲得大馬副總理拉克的歡迎，接着錫蘭總理班達奈克夫人提出印度洋區為和平區的建議，印度總理甘地夫人則主張印度洋必須成為非核子地區，希望各大國退出印度洋，一九七一年元月在新加坡召開的大英國協高層會議上，也通過印度洋中立化的議案，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第廿六屆聯大通過關於印度洋作為和平區的宣言決議。儘管這些建議都有助於維持印度洋的和平與安寧，但是美蘇兩國並沒有達成任何關於退出印度洋的協議，相反的在去年十二月印巴戰爭結束後，蘇俄在次大陸的影響力大為增加，現在甘地夫人雖然一再表示在印度境內絕對沒有蘇俄的軍事基地，但是蘇俄正協助印度建築維薩加巴坦港，將來一旦完成，蘇俄海軍使用這一港口，作補給和添加油料等活動，想必印度不敢拒絕，因此印度一方面主張強國退出印度洋，另一方面又無法排除蘇俄的插足，而對於美國船隻在印巴戰役要求在印度洋演習，則遭印度堅決拒絕，如此厚此薄彼，所謂中立、非核子化等主張，都是以印度本身主觀地加以解釋，實在很難取得其他各國的同情與信任。

四個神話

——駁時下對國際共黨運動的四個錯誤看法

在「談判時代」高唱入雲之際，世界上許多人均不免對世局盲目或過份

樂觀，認為在匪俄分裂及美匪關係「合理」調整之後，世界共黨運動已不復

存在，冷戰已成過去。美政治學者布斯卡倫(Anthony T. Bouscaren)有

鑒於此，特撰文指出時下對國際共黨運動的四個錯誤看法，並一一予以駁斥

。原文言簡意賅，甚為有力，特予彙譯，藉供參考。布斯卡倫教授現任美紐

約州萊摩尼學院(Le Moyne College, Syracuse)，原文刊於本(六十一

印巴戰爭後，產生了孟加拉國，由於戰爭期間吉大港佈雷和沉船，阻塞了航道與內港，因此孟加拉總理於獨立後，急於清理清理吉大港航道和打撈港內的沉船工作，蘇俄和印度雖然都是孟加拉的友邦，理應極力扶持與協助，但是印度本身財力和技術，不足相當是項任務，拉曼總理又深怕美蘇兩國担任是項任務後，會影響到該國的不結盟政策，因此一開始拉曼就向聯合國救援工作處請求協助，今年元月初，救援工作處邀請有關機構去估價後，須要六百萬美元的經費，聯合國無法完全資助，還須向美國和歐洲國家來分別承擔，但是是項經費却遲遲未見下落，當拉曼總理訪俄時，蘇俄曾表示願加協助，可是拉曼仍然寄望於聯合國而沒有立即答應。拉曼返國後，經一再向聯合國救援工作處追問結果，都未見下文，經過兩個多月任由西方國家考慮後，拉曼最後不得不將這項計劃交由蘇俄去做，今年三月九日便已正式開始作業，但是卅個小時以後，聯合國總部才通過接納承辦，然而蘇俄已捷足先登，西方國家只有徒呼奈何而已！吉大港是孟加拉灣的重要港口，蘇俄在清理沉船之際，對該國的政治影響很大，將來吉大港重新開放之時，蘇俄海軍要求各種方便乃是必然的道理，那麼印度洋上至少又增加了一個蘇俄據點，對西方國家來說，無疑是個莫大的損失。

布斯卡倫作

關中譯

年六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第四十一頁。

一 「國際共黨運動已不復存在，因此危險已相對減少。」

一九六九年莫斯科國際共黨大會，有七十五個共黨及「反帝勢力」參加。大會決議案被六十一個參加單位毫無保留的接受，只有六個單位保有保留的接受。一九七一年之蘇共第二十四屆黨大會，除中共和阿爾巴尼亞外(他

們亦未參加一九六九年之國際共黨大會，大多數世界共黨均參加。會中，布里茲涅夫與葛羅米柯均一再吹噓國際共黨運動在拉丁美洲的成就，在中東、南亞及東南亞的進展，對波蘭和捷克的有力控制，並迫使西方在德國和柏林問題上讓步等。

在今（一九七二）年二月巴黎「和談」的幕後，蘇俄領導說服了「托派」與「新左派」加入正統共黨來支持北越當時所計劃向越南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在顛覆與諜報方面，以最近在英國破獲的蘇俄秘密警察組織為例，新國際共黨運動已表現了他們的力量。

即使與蘇俄意見不合的共黨，在基本目標上，與蘇俄還是一樣的。事實上，蘇俄和中共都支持北越的南侵，兩者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推行反美運動。

二 「自史達林後，蘇俄一尊的局面即已解體，莫斯科開始轉化，蘇俄領袖接受了和平共存的哲學。」

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屆黨大會上，黑魯雪夫公然支持「正義戰爭」（即指民族解放戰爭）。同年，他悍然壓制匈牙利之爭取自由運動。隨後不久，他建立柏林圍牆，在古巴安置攻擊性的飛彈，並支持埃及與北越對以色列和南越採取軍事行動。繼他之後的布里茲涅夫更公然入侵捷克，繼續支持在中東、南亞及東南亞的冒險路線。並如同以往的統治者一樣，在國內壓迫知識份子與少數民族。

事實上，蘇俄不僅以大批的坦克和大炮供應北越進行當前的南侵，更派遣軍事人員與北越當局共同策劃此一攻勢。

三 「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無法用武力予以阻止。」

就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而論，可說早已破產了。戰後橫掃東歐的是蘇俄的武力，而不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建築柏林圍牆是用來防止有思想的人跑向西方，侵略南韓和南越均是赤裸裸的軍事行動。胡志明、毛澤東或卡斯楚（Fidel Castro），無一人藉選舉而取得政權。布里茲涅夫、卡達爾（Kadar

）、胡沙克（Husak）及烏布里希特（Ulbricht）均恐懼自己的同胞，以干擾廣播的方法來防止西方思想的滲入。
再看一看從東德、匈牙利、古巴、中共、北韓與北越逃出成千成萬的難民。何人聽說過有人要從西德越過柏林圍牆逃向東德？！
事實恰恰相反，不是西方以武力來阻止共產主義的思想，而是共黨以武力來阻止遠富吸引力的西方思想。

四 「冷戰已成過去，昔日參與冷戰的國家勢需調整政策來適應和解之現實。」

這點應告訴河內、開羅與莫斯科。因他們是仍然堅持對抗而不願停止戰爭者。當前北越之大舉南犯與一九六八年蘇俄進攻捷克及一九六七年埃及挑起之中東戰爭如出一轍。北越一向拒絕一切有關停火、撤兵與換俘的提議。談和要雙方有誠意才能談的起來。如對方蓄意要埋葬你，你想脫身也脫不掉的。詛咒畫符也不能改變事實和真相——蘇俄領袖均係在共黨信仰中長大的，蘇俄的野心和陰謀仍然是當前世界政治上不可排除的一個現實（Reality）。

從柏林問題、古巴事件，及金馬、黎巴嫩、南韓及越南諸次危機的經驗中，我們得知共黨的冒險主義不是可輕描淡寫地便能應付過去的，而必須要用力量去阻止的。如不能經由實力地位去談判，則對任何現實絕無合理調整的可能！

中共的文藝整風

王章陵先生著，全書計二六四面，24開本平裝一冊，舉凡中共摧殘文藝，迫害文藝工作者之罪行，無不羅列概括，并以文學與藝術尺度，予以批判。售價每本新台幣陸拾元整。

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